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五月辛巳朔御文德殿視朝新除職事官未正謝者許立班詔尙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初

議左右分治及進呈始命合治

舊紀書詔僕射丞合治事則不分左右

又

詔自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

下馬處並同兩省侍郎大理寺國子監官差承務郎以

上如無卽差選人充正官立行守試請受法惟外任用

前資是日中書省奏事上曰自官制之行嘗訓敕近

臣當至誠惻怛輔成治道無或徇私毀上附下君陳曰

嘉謀嘉猷惟我后之德古之賢者發明其君之德蓋以

躬率羣臣正君臣之分如其自美則是倡亂也郭子儀再造唐室貴盛莫比代宗用楊綰爲相止清德而已子儀爲之減音樂五之四非畏綰也欲成代宗之美以率羣臣由此黎幹亦減騶馭崔寬亦毀池觀可謂得大臣之體也 詔內外闕額禁軍例物元減半或全不支處並依式全支已全支處權增千錢以封椿禁軍闕額全給 詔苗授趙濟本路財糧極爲艱急所修堡障處多占防拓軍馬近塞又無警急既不能時省費以待不虞及於農事方作調發力田之民甚非得計不可不惻怛體度邊費上爲朝廷愛惜財用 吏部尙書李清臣言久當史職國史今已成書寫錄進冊將畢止是點對裝標功亦不多緣臣等近各有職局欲乞自五月一日廢

罷修國史院官吏量留楷書等候進冊了放歸本處外
臣勘會中書舍人趙彥若職事頗簡元係編修官可以
不妨本職催促點檢進卷如有點對出事節合令元分
修官改正卽乞令計會修立從之

壬午詔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爲事陳而爲法人各有
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寢迷
大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閱古弗還因時
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小大貴
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伋觀來效其致不平
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諫監官詳定官制所
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徇循守法敢有僭紊其
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尙書以下

聽長官糾劾以聞

麗元英文昌雜錄云此詔自內出非學士之辭也當考兩記並載此詔但

各有刪潤今具載之政和二年十月十七日揭榜六曹寺監長官廳

手詔詳定官制除

日有應報所置官司事件不少其李清臣以下應新除

職事官之人並令依舊又詔今後四方實封奏除內

降指定付三省樞密院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外餘並降

付中書省可從本省分送所屬曹省

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通直郎中

書舍人陸佃兼侍讀奉議郎起居舍人蔡卞兼崇政殿

說書放翁家世舊聞楚公為太學直講累年既去而太

卿在太學久經行為士人所服卿去後學官乃狼籍如

此公曰學官與諸生乃師弟子今坐以受所監臨職四

方實不以為允龔原王沈之等皆知名士以受鄉人紙

百番筆十管斥廢可惜願陛下終哀憐之且臣為直講

時有親故來亦不免與通問使未去職亦豈能獨免昔

蘇舜欽監進奏院以賣故紙錢置酒召客坐自盜賊除

名當時言者固以為真犯賊矣今孰不稱其屈臣恐後
人視原沈之等亦如今之視舜欽也雖不見聽然上由
是益知公長者蒲中行為太學官獄成獨以不經吏
議被賞楚公歎曰此賞豈可受也由是薄中行為人

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
已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迨今頒行尚爽條理若爾者
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
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其詳定官制恐須益得深曉文法
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諭體統令
以此意著為式令益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
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財賦如一今先自京師候推行
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墨本與朱本並同詔如聞官
制新行諸司不知所屬可一切申尚書省其舊官司如
殿中省翰林院之類有現任官者令依舊治事候新官

上卽對罷其妄稱疑廢託故避事以擅去官守律論
是日中書奏陝西邊事未息欲廣調軍須上曰秦居關
中止以一方事力尙能并一九州今天下之大十倍於
秦遠取東南財賦以贍關中更得名將練兵則何爲而
不可顧未有其人爾

甲申詔訴訟不得理應赴省訴者先詣本曹在京者先
所屬寺監次尙書省本曹次御史臺次尙書都省次登
聞鼓院六曹諸司寺監行遣不當並詣尙書省 詔遼
使人不可禮同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還隸樞密院
詔環慶路經略司欲建環州百魚平白草原木瓜平
堡寨及廢肅遠寨計費十千萬津置又當不貲今邊城
財力艱急物價翔貴如可以開疆制敵固當不愛今費

以除後憂今所建堡寨乃在邊壕以裏財力餘時尚不足爲況邊事未息豈可坐開白屈之計其罷之詔引戰環州弓箭手都指揮使王隱舊病右目因奪隘力戰箭中左目與三班借職俸祿終其身并與引戰支賜仍許子孫承襲上批知樞密院孫固以私喪合給式假未有所給日限官司處分可從中書省依舊力施行今後執政官給假準此

乙酉范純粹奏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事西討將修築堡寨積芻糧爲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時師期之緩急民情之休戚所以繫朝廷天

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畎畝不忘君者蓋臣子之常守況臣世荷國恩久叨器使今事有所覩而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爲嫌而隱默自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竊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人悞亂囚辱其長眾怨親叛席卷可平朝廷大治兵師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爲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精騎二十萬聚於一方聲勢重大彼必清野以避我鋒決於他路犯邊以爲牽制萬一乘虛入寇則事有可憂兼涇原進築之眾所食糧米日將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日漸久丁夫有奔潰之虞於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

陛下興舉之意而繫敵人觀望乎矧所成堡障深在賊
疆存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
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
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
事功不就卽來歲又將如何國才民力將何以繼此臣
所謂攻守得失之勢城壁利害之實者也臣準制置司
牒坐到發諸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竊計出兵之日決
是初秋去歲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
漸以還塞然猶士卒疾凍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
苦暑以二十萬之眾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
役渴飲難周瘧疾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
之虞臣恐疾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

臣所謂師期之緩急者也臣竊見去年調夫出界其近上等第人戶有至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戶人亦須數戶共出一夫雇直至及百貫又諸路轉運司接續調發至於再三其間凍餒艱苦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完今茲再籍百姓已諳事勢人心駭畏頗有逃散甦麥在隴秋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大計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趨辦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爲歸咎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休戚者也臣竊謂朝廷舉動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竊與老於川事之人曲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外之臣妄議朝廷謀

身畏禍無有爲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激不復以職事爲嫌甯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於他時故敢以所得眾人之論昧死以聞伏惟聖慈優容采擇天下幸甚貼黃臣非不知危言橫議自速罪悔竊以謂今日盡言蓋無負於陛下雖卽鼎鑊何以愧心若雷同眾人公肆欺罔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壅不上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日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爲忠言

純粹去年十月
二月責官已

具注是月十一日今年四月末又與
李察同論事此獨奏並據純粹集

丙戌降授承務郎新差監邕州受納鹽米倉張舜民言
昨從高遵裕管勾環慶路機宜文字隨軍出界與遵裕
始因商議裁減供給不合白爾事無大小未嘗采納竊

惟朝廷委任本在帥臣幕府地卑止於裨贊進則不聽
一言退則首當重責微忠泯黜俯仰無從臣今掇拾追
記近日軍中嘗陳述裨贊事條件上聞伏望追察上批
送宇文昌齡究實以聞舜民令開封府選人伴送至鄜
州供答

朱本移十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詔
可參考舜民初責邕州當考月日

詔兩省

樞密院時政記侍郎同知樞密院事修尚書省左右丞
遞修三省同得旨及宣諭事門下侍郎修宣諭仍於當
日記錄 鄜延路總管曲珍及走馬承受楊元孫言四
月己卯官軍出界至婁相直貝旺川劄寨全軍夜驚已
卽時撫定手詔本路諸軍自用兵以來未嘗因出界寨
中夜呼深慮人情或有憚勞不欲行者可急體量人情
慘舒欣怠依詳去年用兵之始朝命處分士卒止合效

力勿使費財每遇舉動當令薄有霑潤勿玩習以爲細
事有傷軍中樂於公戰之心或致譸張朝廷至時必有
深責 又詔沈括體卹士眾須令心自奮勵樂於戰鬪
若未便人情且須安養鼓勵或作番休出入毋得頻有
驅牽別致生事其修葺蘆寨軍馬更加應接照管

丁亥詔應定衝替官事理輕重並歸尙書省 林廣上

言討蕩蠻賊軍員等部領獲首級并權隊將獲首級人
功狀詔成隊二十分與轉六資內一資絹十五匹其餘
分釐並依部隊將例不成隊人依陝西格推賞 給事
中舒亶言舊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駁司限當日
抄錄關報御史臺諫院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
駁房如合依舊關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何官司爲名

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關報

戊子詔開封府界保甲三丁內一丁充太常樂工者免
餘二丁 又詔河東轉運司昨所借功賞絹一萬匹招
納蕃部特蠲之

己丑承議郎試御史中丞徐禧試給事中先是龍圖閣
待制鄧綰知永興軍禧言永興故爲浩穰其民鬪暴加
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才鬪茸偷惰無居綰右
者伏乞移綰內郡別選才望之臣詔知青州龍圖閣直
學士劉庠與綰對易上謂執政曰徐禧舉孔武仲邢恕
爲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可爲御史張
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
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去王

安石故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垌乃上書薦惠卿天下奇才蓋垌邊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爲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王珪曰賴陛下早辨上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豈宜更在此位張璪曰今日卽欲別除一官安禮曰禧號能治邊或授以帥爲宜上曰雖稍加進寵與外任無害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苟貳焉無所不至禧尙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過分宜何以爲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資序自布衣卽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豈知論報安禮曰禧論鄧綰非才不當除知永興軍上曰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雖改綰青州亦罷禧中丞仍詔中書省命詞止云門下省關掌出納命令之重故選才